

國內近期有關宗教的爭論

林瑞琪著

一九八六年第九期（五月一日）《紅旗》雜誌刊登了中共統戰部副部長江平的一篇文章：「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宗教理論和黨的宗教政策」。該文重申中共有關「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的論斷，引起了海內外宗教人士的關注。

江平的文章全長六頁紙，除引言外，共分三部份。第一部份重申馬克思主義的宗教觀點，指「宗教是人類社會的一種歷史現象，有它發生、發展和消逝的過程。」接著，江平引述一些研究宗教問題人士的看法：「近年來，有些同志提出，說宗教是鴉片，本來就不是馬克思的首創和發明，因此要予以否定。」但江平却反駁說：「『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這句話，是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基石』，對此，是絕對不能動搖的。」

文章第二部份主要是闡述宗教在社會主義國家中依然存在的理由。江平說：

社會主義時期、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宗教存在的階級根源基本消失……（但）由於人們意識的發展總是落後於社會存在，……還由於宗教作為一種思想體系和世界觀具有相當的適應性和保守性，因而宗教在社會主義社會一部分人中的影响還將不可避免地長期存在下去。

第三部份則談論黨的宗教政策，其中除了推許「宗教自由政策」之外，也不忘給予有關人士指導：一方面既要「保護」宗教，

另一方面又要加強宣傳無神論主義。

早於去年十一月，《群言》雜誌刊登了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所副所長趙復三的一篇文章：「對宗教需要有更科學全面的認識」。該文章指出：「把宗教看作鴉片煙，顯然不足以說明宗教的全部，很難認為它是令人滿意的對宗教的科學界說。」由此觀之，江平的說話似是有感而發。

江平的文章另一引起人關注的地方，是對宗教人士的評價。一九八二年《十九號文件》公佈以後，國內一般「輿論」對宗教人士有褒多於貶的趨勢。江文亦不例外，開始時稱「宗教界人士和各種宗教職業人員絕大多數是愛國的、守法的和擁護社會主義的。」但文章接著却指出：

它（宗教）的信徒、組織的政治思想和面貌發生了變化。而它作為意識形態和世界觀的本質並沒有變化，由它的本質所決定的社會作用也並沒有因為受到客觀環境的制約而改變，宗教仍然是「顛倒了的世界觀」，即披上了宗教外衣的唯心主義。這種世界觀同唯物主義世界觀，同無神論自然是根本對立的，因此，宗教在思想意識上所起的麻醉作用是不能否認的。

一九八五年《世界宗教研究》第四期亦載有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所成員張繼安論及宗教的文章：「試論我國社會主義時期的宗教」。張文所持的論點，與江文稍有差異。張文只是說：「作為思想體系，宗教有神論與

科學社會主義學說是根本不同的，兩種思想是不可調和的。」另一方面，張繼安又從道德方面入手，尋求宗教與社會主義的共通：「宗教道德是宗教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總體上馬克思主義對宗教道德是持批判態度的。但是，在社會主義社會裏，宗教道德與共產主義道德之間仍然有某些可以相通的地方。」這反映出，國內另一些人士探討宗教問題時，採取着求同存異的方法。

自從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人民日報》發表了「理論與實際」一文之後，對馬克思主義的闡釋與應用似乎較前寬容，張繼安跟隨「理論與實際」一文的步伐，指出：

當然，他們（馬、恩、列寧）不可能預見到當今中國的宗教問題，不可能對這些問題作出現成的答案，所以我們決不能躺在他們論述的基礎之上就算完事大吉。

江文與張文最大的共通點（如國內大部份有關宗教問題的文章一樣），是推許目前的宗教政策，強調宗教不可壓制，只可以讓其自然消失，因此結論出黨的「宗教自由政策」是社會主義社會對宗教的最佳處理辦法。但就在這一點上，兩者仍有某些差距。江文一再指出：「黨和政府作出保障宗教自由和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的許多規定的同時，也作出了限制不正常的宗教活動的若干必要的規定……宗教界要從全社會的整體利益出發，進行自我約束，維護正常的社會秩序、生產秩序和工作秩序，抵制不正常的宗教活動。」這樣一來，社會秩序便成了對宗教限制的理由。而張繼安則不停留在社會秩序的層面，而由公民地位方面入手，強調信教群眾本身應享有的社會地位。他指出：「在社會主義時期，凡屬國家公民，不論信教群眾還是不信教的群眾，都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主

人，各人都有權利根據個人的意願來選擇自己的信仰或信念。」

由這近期的一連串文章看來，中共的領導階層對「宗教」政策雖有不同的表達方式，但基本上仍跳不出馬列的意識形態及國家憲法對宗教政策的界定。今年六月十九日《文匯報》報導：江平經已離職，這是去年底閻明復接替楊靜仁出掌統戰部之後該部的另一高層調動。而六月十二日《新晚報》刊登了趙復三所提出另一種對馬克思宗教觀的看法，他說：「馬克思說的『宗教是人民的鴉片』，並非概括宗教的本質，尤其不能應用於中國的宗教……馬克思援引前人的這句話，是指十九世紀上半年的歐洲，鴉片是一種貴重的藥用鎮痛劑，而窮人是用不起的，有苦痛時就轉向宗教以求解脫。馬克思在用此語時，原本無語義上的褒貶，而是充滿對教徒勞動人民的情感……（只是）中國人經歷的第一次奇恥大辱正是鴉片戰爭，由此而引起的強烈的反感情緒，使這句話眨的語意為之擴大。」

儘管張繼安、江平、趙復三各有各的觀點，但他們的言論都說明了一點：在國內無論從甚麼角度看宗教問題，都跳不出馬克思主義的框框，即使其中各有差異，也只不過是詮釋方面的不同而已。中共政府習慣了從上而下的指導方式，因此，即使再多一些類似的辯論，也不會有令人欣悅的突破。作為一個有信仰的人而言，我們歡迎不斷開放的宗教政策，但從思想層面上看，我們實在很難接受「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這一斷語。不錯，在歷史上，宗教信仰者可能犯過個別的錯誤，宗教組織亦可能個別地被利用，但宗教本身無論在本質及作用上，都絕對不是鴉片。宗教是人類對生命意義的最深肯定和追求。